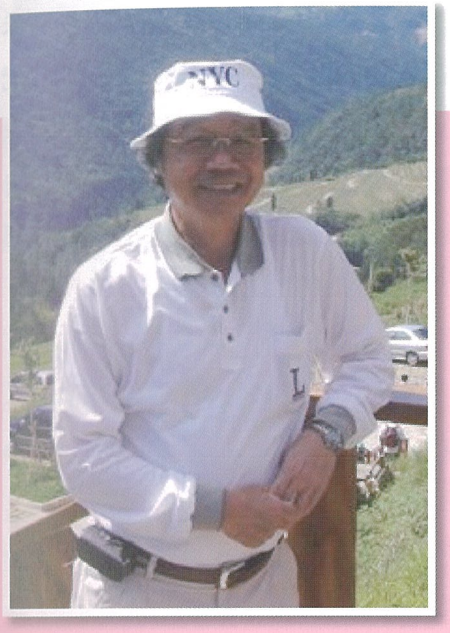
50 週年感言

寄生蟲學科　李秀雄 教授



首先恭喜母校創校 50 週年大喜之年。

民國 49 年中山醫學大學前身中山牙醫專科學校在歷經千辛萬苦下，正式在台中創立。肩負起培育台灣牙醫師之神聖使命。我是在創校 10 週年 (民國 59 年 2 月) 進入醫學系寄生蟲學科服務，一轉眼今年是母校創校 50 週年大喜之年，也是我個人服務母校第 41 年之開始。回想這四十年的林林總總，它深深的影響了我的一生，在這當中有太多值得回憶和值得感謝的人。

首先談及中山人。依我個人觀察不管老師、學生、或職員每個人都很樸實，不會好高騖遠，事事按部就班不求奢華。各人謹守本身崗位，遇到挫折只有越挫越勇，埋頭苦幹是每個人特色。從我學生時代及服務 40 年當中，中山學校從牙醫專科學校經多次銳變，終於升格為現在中山醫學大學。這漫長歲月裡，中山醫學系歷經減召，停召之衝擊，但學校在董事會支持下，總能化危機為轉機，不怨天尤人的振作再起，才有今天的中山。放眼國內私立醫學院校，只有我們學校董事會沒有發生被教育部接管這件事，這不平凡之事應該在創校 50 週年值得提出來贊美的。

再來，我必須提及造就中山寄生蟲學科能在競爭激烈環境下穩健的爭得一席之地的二位恩師，謝獻臣教授及陳瑩霖教授。雖然我沒有直接受教於二位，但從跟隨他們作研究及授課之餘的相處讓我得到很多課堂上沒有學到的。老實說早期很多人對中山並沒有太好觀感，但是二位老師從無此種偏見，一心一意幫助中山建立實驗室，以滿足醫學教育須求。這種寬宏心態也大大影響我日後處世態度。

記得是民國 58 年下半年，我在台北美齒牙科醫院從董事長夫人口中得知學校正須要一位寄生蟲學助教，就這樣我踏入寄生蟲世界。當時謝教授剛從非洲回國，在中山是兼任教授，學校寄生蟲學科就是我助教一個，記得我剛到校時是借用解剖室當辦公室，就這樣從零開始。

那時我星期一到星期五在高醫進修 (大學時代我沒修過寄生蟲學)，星期六回到學校跟隨上課。當時一邊跟隨上課也一邊開始籌劃成立實驗室，就這樣一張椅子一張桌子慢慢地建立。實驗

室前 25 年之研究主要以薑片蟲病流行病學調查及治療為重點，所以實驗室內時常有一股糞便味道，我們是習以為常，但是同一棟大樓實驗室常常打電話關切 (因排水管味道互通)。尤其研究計劃進行到治療時更是精彩，連續三天每天檢查 (水洗找蟲)100 位左右學童一整天糞便，那種味道上衝腦門及擴散整個實驗室真是久久揮之不去。這種感覺只有一句話可形容，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但當一篇篇論文產出時再多辛苦也就微不足道。回想當時實驗室簡陋的樣子到現在一切高標準設備真是感慨萬千。我在寄生蟲學科這 40 年來有幸得到兩位恩師之幫忙才能有今天小小成就，在此衷心謝謝 謝教授 (民國 89 年往生) 及陳教授對我的提拔及照顧。

擔任行政工作也是訓練我處世為人的重要轉機。依序從學務處 (1 年)，教務處 (13 年)，學務長 (3 年)，副校長 (3 年 - 同時擔任人事主任 2 年 ; 總務長半年)。在這 20 年兼任行政工作影響我最大的是 前校長蕭松瑞教授，在他的循循善誘下讓我能在困苦環境中有勇氣繼續往前邁進。每當問題無法解決時，他總會替我一點就通。在他的薰陶下我深刻體會行政工作是團隊的工作，在完成上司交付之任務的同時，也要盡心照顧你團隊的每一位成員。在此謝謝曾經與我共同打拼的每一位中山伙伴，沒有你們的付出就沒有今天的我。當然我也要感謝學校給我歷練的機會，更要感謝領導我訓練我的每一位上司。

40 年的時光飛逝而去，在這裡我得到優異成長環境，也認識許多好朋友。我滿意我感謝我一生中這趟 -- 中山之行 --，最後我用這兩句結束這篇感言 ---- 默默耕耘，無怨無悔 ; 盡己所能，嘉惠學子。共勉之

